

殷栗齋集

卷三

卷四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四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三
卷四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柏舟羣小說

邨風柏舟之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朱傳以莊公惑于嬖妾羣小指衆妾序云柏舟仁而不遇故鄭箋以羣小爲衆小人在君側者吾謂衆妾與衆小人相因也無褒姒何至有七子無驪姬何至有二五耦無楊貴妃何至有楊國忠李林甫然則羣小作衆妾解也可作衆小人解也亦可劉向條災異封事與箋說同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小人已爲害何況成羣姤之一陰未成羣之小人也遯之二陰則小人成羣之漸且二與五應小人在君側君子欲不遯而不得故其卦名遯也然遯之二陰與四陽其數未能相敵否之三陰則人三成衆而羣小之勢成矣馴至視之四陰制之五陰

其勢不至坤上之陰疑于陽必戰玄黃見血不止雖然彼有眾小人我有眾君子彼為一陰之姤我為一陽之復彼為二陰之遯我為二陽之臨彼為三陰之否我為三陽之泰彼為四陰之觀我為四陽之壯彼為五陰之剝我為五陽之夬彼群我亦群何足懼足惧者彼方協以謀我不能同舟共濟反為入室操戈漢之南北部所以受黃門之灾宋之洛蜀黨所以有紹聖之禍或曰今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世也為君子者能坐不操入室之戈而同舟共濟果能抵當此萬惡之風波否曰何不能抵當之有一時之天數正或不能勝邪常時之天理邪斷不能勝正同是群而邪正有間矣小人爭利群而黨君子爭理群而不黨群而不黨成大群

群而党、小群而已。小群終于不成群。王安石為相，呂惠卿參知政事，小人群也。其時富鄭公見邵康節，有憂色。康節曰：「豈以惠卿凶暴過安石耶？」曰：「然。」康節曰：「無憂也。安石惠卿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人也。」未幾果叛。安石吾初以為小人，党同伐異，惟知異者伐之。同者伐之，誰知異者有時不伐。同者不得，不伐由此視之。小人成群，不足畏。反足喜。蓋小人群愈甚，爭愈力。小人為鵠蚌，君子何裨？不可為。但非君子消除党見，究無以為制小人之法。仍恐消除党見，不乘機為制小人之事。伯聖聖之禍，調停之說，誤之。夫上六所以无號有凶也，有號則以我之同舟共濟，制彼之同舟敵國。况我所同之舟是柏舟，比衛風竹竿以祀。

自防之松舟有造之無不及、正所召海國無雙寺、風順因破浪宗
 懸風逆亦擊楫祖生、再逆風而又亂海、則厓門楊太后與三忠之
 陸秀夫張世傑身死尤生、國亡尤存、厓門自以為宋室永佔之江
 山、五庚申不足以限之矣、泮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變風首
 柏舟之義也、張建華厓門弔古云、諸頭地是雅家主、海底軍
 就趙氏民、從此厓山成永占、休云數居五庚申、

燕燕詩義

德性蘊而發為氣節、氣節烈而自生智謀、燕燕一詩、莊姜送戴嬀、嬀歸陳而作也。一則曰遠送于野、一則曰遠送于南、豈以莊姜之賢、審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乎、其所以為此者、即鄭箋所謂舒已憤、盡己情、此中陰謀祕計、有不敢令人知者、禮婦人無外事、然則莊姜以婦人預謀外事、可乎、噫、此又莊姜不得已之苦心也。外事仍是內事、春秋隱公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桓公戴嬀所出也。莊姜以為己子、立為衛君、而州吁弑之、是為亂臣賊子也。國有亂賊、非君夫人所得安也。然以宮闈多掣肘之地、豈討亂賊以伸大義、事勢必不能也。可奈何、于是外與陳結好、內以石碣陰圖、碣

之忠肝義膽、可任大事、自能磨厲以須矣。若夫陳素非有孔子討
陳恆之意、隱與之通謀、則改充耳之歎、顯與之同盟、則起奸人之
忌、此際非實有忠君愛國、相為激勵、無計可行、而無人可使也。戴
媽陳出也、殺其子、可以大歸于陳、既歸陳、可以感動陳侯之心、徐
圖報復、使其言或不密、胥日遠送之謀、一洩、不特罪人無從假手、
在莊姜招能久安于衛乎、其卒季稱戴媽曰、伯只曰塞淵、固與莊
姜同一憂深慮遠也。春秋凡弑君自立、必會諸侯、其位乃定。故州
吁會陳伐鄭、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陳與鄭無怨也。若不與其會、
州吁必終陳恨、殺其甥之讐、雖奸罔之無間可入矣。唯有聽命若
轉圜、佯示以黨援之意、陰伺其罅隙、一舉而州吁可授首矣。州吁

未能和其民、問于石子、可見石子調停之苦心矣、不問他人而問
石子、則石子討賊之志可以伸、于是為畫策曰、王覲為可、陳桓公
方有寵于王、陳術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是時犹恐州吁終
借端于陳也、使其子石厚從、州吁之終釋、果然往問于陳矣、陳
人執之、殺州吁于濮、殺石厚于陳、大義滅親、確誠無愧于他、臣而
事之所以易濟者、有戴媽維持于內之力也、何以見之、春秋之世、
求賊于他國、必以賂、觀魯求共仲于莒、來請南宮萬于陳可知、臣
未有乘應^機變、如術得州吁于陳之捷者、以此之故、陳執賊之功、全
賴于戴媽、戴媽內應之謀、已在莊姜遠送時定之矣、用石碯于術、
使戴媽于陳、卒能誅亂賊、安國社、皆莊姜左右之力也、臣可以預

謀外事貶之乎、無氣節而徒有德性、則必改隱忍偷生、無智謀而徒有氣節、則必改殺軀無濟、無德性氣節而徒有智謀、則必不免擅權專政、若莊姜與朱泚賊以前、不敢自安、免泚賊以後、不聞自用、其定大計決大略之苦心、出以德性、發于氣節、成于智謀、非有得已而不已之勢也、烏虜反覆誦燕燕之詩、其苦衷畢見矣、

其二

或有問于余、曰、禮可踰乎、曰、禮之于人、嚴矣哉、天之性、地之義、民之行、人禽之界、中國夷狄之限、大而男女之防、小而出入進退之節、蓋不可以或踰者也、或曰、不然、子夏有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言小節或可踰也、吾且與子言詩、詩之燕燕一則曰

遠送于野、再則曰遠于將之、又曰遠送于南、然則據子之見、執子之言、必謂婦人之礼、送迎不出門、踰者必詩刺矣、不知詩又何以不刺莊姜也、曰、然、非通論也、春秋隱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夫完、衛桓公也、莊公之嫡、莊姜以為己子、而戴媽所生也、州吁弑之、衛之賊也、君之讎也、己之憤也、衛之賊不可不滅、君之讎不可不報、己之憤即公之憤、不可不舒也、雖然、難言矣、天下事敗于勢、不敵者十五六、敗于外、無助者十三四、求助于疏、則無時之非難、借助于戚、則有時而或易、心平者圖之、其勢緩、扶恨者圖之、其功捷、莊姜計之熟矣、戴媽陳女也、桓公陳甥也、州吁害之、亦陳之恨也、以害甥之故而得恨于陳、有勢可乘也、以陳女之故而行謀于陳、

天賜其便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鋸，不如待時。當是之時，莊公往矣，桓公弑而戴媽大踈矣。時乎不再，何可失乎？然未敢宣謀于門內也，尚隱忍而為之諱也。恐左右有屬耳奸也，古來機謀不密，以致身害亡國者，何可勝數？遠送所以參其謀也，其心塞淵，所以慎其謀也。先君臣之思，以勗寡人，所以示不忘且勗以權宜濟大事也。君子讀此，竊嘆莊姜乃中惓英雄，其忠義凜凜，至今犹有生氣焉。是豈越禮而不知恥者所得託哉？凡人以守經為要，經以至當為禮，禮外無義，義外無禮，禮義之中寓乎權，權或有輕重，庸得不棄禮之所甚輕，而從義之所甚重乎？若無輕重，則固容俱得，至所謂輕者，雖禮之輕，所謂重者，非義之重，庸得不舍

所重以求所輕、得其當以合于經乎、莊姜之踰礼、權甚輕也、再三
称疎輕之暫也、莊姜之所重、大義也、社稷國馬、權其重也、言至此、
而知無莊姜之重、不可以礼為輕也、有莊姜之重、而無莊姜之謀、
不可以礼之輕者而暫踰也、莊姜其正矣哉、或又為之說者曰、州
吁之殺石碯、謀之左傳之詳矣、未聞謀及婦人也、今乃因论一節
之礼、而移石碯討賊復讎之功、歸于莊姜、戴媽無乃不可乎、曰、是
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聞之列國之世、賊走鄰國、鄰國執之、必
支辭索賂、而後請泣、魯慶父之于莒、鄭尉司氏、盜之于宋、此其
例也、今厚與州吁、如陳、石碯不過使告于陳而已、陳人執之、未見
其支辭焉、請泣于衛、未見其索賂焉、噫、碯雖神算、安能于恩、哀誼

蒞之際、使陳侯一旦就義、獨破牢不可破之堅、起世主于尋常萬
萬也、其故可思也、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
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佯為善州吁、石碏與陳侯謀、因穀州
吁于濮、據史論諒、據詩而通之、春秋則知石碏之謀、謀于內、陳侯
之謀、謀于外、戴媽大歸、莊姜遠送、謀于內外之間、而以内之謀、謀
于外、以外之謀、謀于內、非石碏無以成莊姜之志、非莊姜無以寄
戴媽之重、非戴媽無以見石碏之化、則所以討賊者、以三人所以
復讐者、在此三人、所以舒憤者、在此三人、功等耳、豈相上下哉、吾
故曰、有莊姜之重、而後有禮之重、有莊姜之謀、而後可以禮之輕
重者、而暫踰也、問者唯唯、既而嘆曰、嗟乎、有如是之婦人乎、使天

不後世廟堂之上、殿陛之間、有如此忠義、有如此智謀、鼓天下之
眾而號令之、國賊不足滅、君讎不足報、公憤不足舒矣、乃前世以
來、未有其匹、越礼犯分者、傷中國之化、棄礼居陋者、復徇夷虜之
俗、弄其親戚姑舅家人、婦子而六因之者、比肩并起、吾不知其所
滅者何賊、所執者何讐、所舒者何憤也、噫、聞莊姜之風、宜少知愧
哉、

